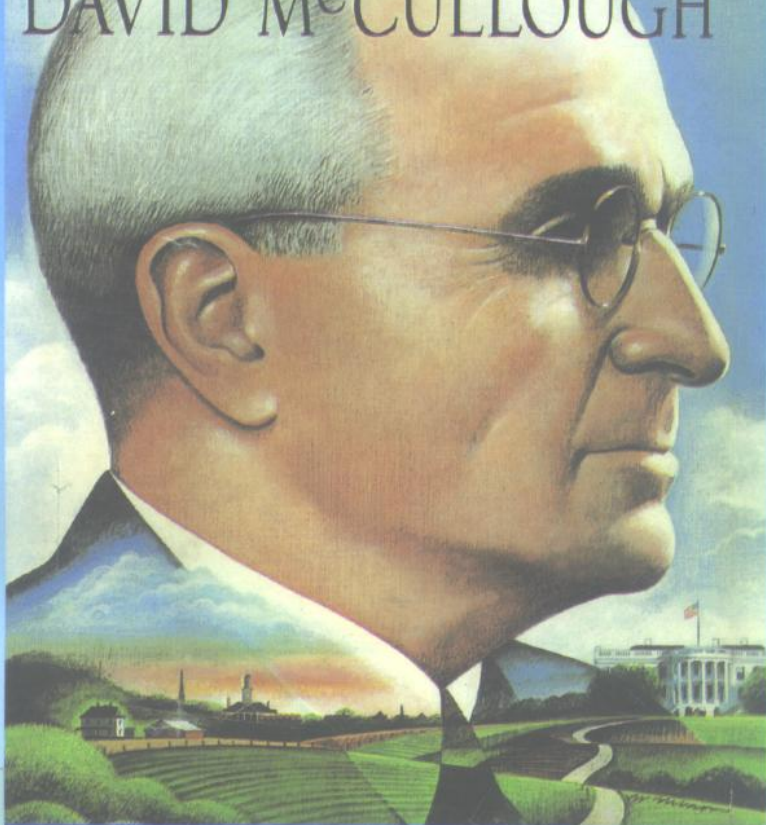


TRUMAN

DAVID McCULLOUGH



获美国普利策奖

杜鲁门传

上

[美]戴维·麦卡洛

杜 鲁 门 传

(上 册)

〔美〕戴维·麦卡洛

王秋海 罗 毅 胡国成 牛宇胜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目 录

(上册)

第一部 中部边地之子.....	1
一、蓝河乡村.....	1
二、模范儿童	29
三、农夫之道	60
四、士兵.....	102
第二部 政治家.....	143
五、锲而不舍.....	143
六、彭德格斯特的参议员.....	202
七、爱国者.....	271
八、生命垂危的日子.....	315
第三部 竭尽全力.....	373
九、月亮、星星与所有的行星.....	373
十、决断的夏季.....	442

(下册)

第四部 总统先生	511
十一、责任止于此.....	511
十二、转折点.....	580
十三、厨房里的高温.....	651
十四、一线生机.....	735
第五部 世界的重担	819
十五、铁人.....	819
十六、总司令.....	895
十七、最后的岁月.....	987
第六部 重返故里	1072
十八、杜鲁门公民	1072

致 谢

本书部分译文承童一秀先生校订,特此致谢。

第一部

中部边地之子

一、蓝河乡村

作为农业区，密苏里州为联邦各州之冠，它的确是农民的王国……

——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志，1881年

1

1841年春季，约翰·泰勒就任总统期间，一位肯塔基州农民和他红头发的妻子打点起行装，带着他们的两个尚幼的孩子开始向“大西部”跋涉。农民的名字叫所罗门·扬，他妻子叫哈里特·路易莎·扬。他们决定奔赴密苏里州最西部的那片从未见过的陌生土地去试试运气，当时那块地方是美国的“边疆”。

约略20年前，丹尼尔·布恩的儿子丹尼尔·摩根·布恩从密苏里的边境发回几组报告，对那里的“新伊甸园”进行了描述，同时密苏里州于1821年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了联邦，在这些事件的鼓舞下，大批肯塔基人便离开本土，扬氏夫妇亦裹挟在这迁徙的

人流中。早期移民中有博格斯家族、戴利家族、阿戴尔家族、麦克洛伊家族、麦克莱兰家族、奇尔斯家族、皮切尔家族和格雷格家族。1827年，他们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独立城，小镇怡然自得地坐落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蓝河乡村的杰克逊县的一片高地上。后来同扬氏夫妇一起迁来的人当中有如下一些家族：希克曼、霍姆斯、福特、达文波特、麦克弗森、曼、诺兰德、诺兰、弗里曼、杜鲁门、皮科克、香克、华莱士和惠塞特，共有几百人。

他们几乎都是农夫，举止谈吐质朴无华，没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甚至目不识丁。然而他们也并非像有时被人描绘的那样穷途潦倒，只是按后来的物质标准衡量，他们方够得上贫穷。尽管没人够得上富有，但有些人却来自殷实的家庭，红头发的哈里特·路易莎就是其一。她告别了那幢坐落在肯塔基州的镶着壁纸和有凸边的木制希腊风格的大房子，房主是她哥哥兼保护人威廉·格雷格，他拥有大批奴隶和绵延数百英亩的土地。

这些迁徙者的大多数都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他们是浸礼会教徒和民主党人，同托马斯·杰斐逊一样，他们也认为在大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自视为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偶像是田纳西州的“老核桃树”安德鲁·杰克逊，那个“具有一往无前勇气”的杰克逊，那个与他们一样同属于苏格兰和爱尔兰后裔、第一位来自于阿里甘尼斯山脉以西地区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们也会似他那样粗犷、勇敢、率直、易怒、偏狭、目光短浅、好发脾气和与人争吵；此外还有固执。古老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祷词中便有这样一句：“主啊，赐我永远正确，因为你知道我绝不会轻易转变。”

迁徙者携带着《圣经》、农具、猎枪、烈性玉米威士忌以及黑奴，他们还带来了在肯塔基生成的对纳税、罗马天主教及东部生活方式的固执的厌恶心理。他们所信赖的唯有上帝和常识。他们和他们的祖辈之所以能在边远落后的肯塔基州以及更早时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高地幸存下来，主要依赖于如他们所说的“良好

和实实在在的感觉和永无休止的劳作”。

这是一群劳动者和孤独者，具有极强的独立意识，而且对同类绝对忠诚。他们还多子多孙，并为此而骄傲。根据记载，第一个在杰克逊县大草原上破土耕作的人是大卫·戴利，他西迁时携带着妻子和 12 个儿子；克里斯托夫·曼是戴利那代人中活得最长的，他和妻子贝茜生了 17 个子女，尔后在第二次婚姻中又生了 8 个（许多年后，在他 87 岁高龄时，这位颇令人怀念的杰克逊县的拓荒者声称他的牙从没有一颗是烂掉的，而且还可以憋气 1 分半钟）。这些人崇尚大家庭，也生长自大家庭。子孙是民族的财富，亦是农夫的财富。泰勒总统本人有 7 个子女，54 岁时他妻子去世，他再度结婚，又生了 7 子，所以总共是 15 个孩子，破了总统记录。

所罗门·扬有 10 个兄弟姊妹，他妻子哈里特·路易莎有 12 个兄弟姊妹，他俩来自位于路易斯维尔以东的肯塔基谢尔比县。拥有 10 个孩子的寡妇南希·泰勒·霍姆斯是他们的同乡，她的儿子们在杰克逊县立住脚后，她也于三四年后的 1845 年西行前往密苏里州。她随身带着一大口袋茶砖和装在一只皮革帽盒里的她死去丈夫的一顶海狸帽。与她同行的有几名奴隶和她两个最年轻的女儿，其中之一的玛丽·简·霍姆斯正偷偷思恋着家乡谢尔比县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名叫安德森·杜鲁门，有 11 个兄弟姐妹。

我们无从知道当时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是否认识霍姆斯或杜鲁门家族中的人，因为没有任何记载。

几乎所有西行的人都采用了相同的方式，乘汽轮穿越荒野，而不是靠大车或骑马。路线是从路易斯维尔出发沿逶迤的俄亥俄河而下，路过汉德森和帕杜卡到达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凯罗，再沿密西西比河而上至圣路易斯。在圣路易斯他们换船，沿被戏称为“浊泥河”的密苏里河西行，逆着暗流航行 457 英里，直至河流急剧转弯的地方停泊。此地有两处破烂不堪、满地泥泞的小居民点——韦恩城和西港，他们可在任何一处登岸，此时离边疆唯一重要的城镇独立城只隔几英里之遥。

由于有“可怕的暗流”与他们作梗，所以需在密苏里河上航行一周。吃水不深的汽轮往往负载过重，河水通常可漫上船舷的上缘。甲板上挤满了大车、货物、烧发动机的成捆的木柴、骡子、马匹、成摞的马鞍和挽具等，乘客只剩下立锥之地（当年一艘两侧有轮翼的汽轮沉入河底，100年后才被打捞上来，它上面装载的货物包罗万象，有斧把儿、猎枪、学校用的书写石板、门把儿、鲸油灯、黄蜡烛、2500双皮鞋和靴子以及打算和印第安人做买卖的几千粒色泽鲜艳的珠子和纽扣）。日复一日，繁茂荫翳的树林缓缓从岸边滑过，偶尔才显露出一片空旷的草地或一小块居民地，几个孤独的人影站在树墩上向船只摆动着手臂。有些树高高越过河堤，向河面伸出6英尺远。夏日的清晨，从枝叶间透向水面的斑驳晨曦充满神奇的魅力。

乔治·凯莱布·宾厄姆创作的伟大的密苏里河图描绘的就是这个年代。宾厄姆所画的那条河即是迁徙者之路。比如他的那幅《密苏里河船夫》，画面上一只汽轮从充满阳光的晨雾中远远驶来，它很可能就是“拉德纳”号、“亨利·布赖”号或是“威诺纳”号；总之，是运载肯塔基迁徙者的20来只河轮中的一艘。

圣路易斯以西唯一一处显著的文明之物是杰斐逊城中坐落在一个峭壁之上的州议会，它是一幢白色的“结构十分坚实”的石灰石建筑。里面展示着一幅汤姆斯·哈特·本顿参议员的全身画像，此人是密苏里州主张向西部扩张的积极倡导者。这幅画据说价值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闻所未闻的数字。

迁居者除了来自肯塔基州的之外，还有的来自弗吉尼亚、北、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州。他们同肯塔基人一道使这次迁徙成为一场主要是限于南方的运动，而且犹如南希·泰勒·霍姆斯那样，是一次无数奴隶主的迁移。所罗门·扬可能也带去了奴隶。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知道他有三四个奴隶——一个厨子、一个女佣和一两个佃农——迁往杰克逊县的人大体都有这么多数量的奴隶。移居者是农民，不是棉花种植园主，对多数人来说，拥有奴隶是

兴旺和社会地位高的标志。迁往未开发的边远地带的黑人男女及儿童的累计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名叫杰贝兹·史密斯的奴隶贩子在独立城附近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据载他竟令人不可思议地贩运了 200 多名奴隶。

白人、黑人、老人、少年与令人厌烦的牧师及打牌作弊的人一道挤在驶往上游的汽轮上，他们中间间或还夹杂着个别面色苍白因健康原因西去的东部人。旧的刊物里还谈到穿军服的前往莱温沃思要塞的士兵，披着毯子的堪萨斯印第安人，法国皮货商以及留长发穿扎眼鹿皮的拓荒者，可谓各色人物具备，服饰五彩缤纷。传说南希·泰勒·霍姆斯戴了顶白色花边帽，从而遮住了她头上的一块丑陋的伤疤。在她孩提时，一次肯塔基州的肖尼人发起暴动，她装死躺在地上，肖尼人割她头皮时她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因而捡了一条命。抛开此说的真伪不论，她的后人却以为这反映出了他们家族的勇敢精神。

幸存者往往津津乐道于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蛮荒的景致和作为直接及全部人类经验的“历史”。著名的开拓者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上尉 1842 年来到密苏里河上，开始他前往落基山脉的首次探险旅行。（一位探险者将弗里蒙特一伙人描绘成“体魄健壮、滑稽可笑和绝不墨守成规……与赞美诗唱诗班的歌手及贵格会教徒大相径庭，这帮人只要高兴，就吃喝聊唱，摸纸牌，抽雪茄，而且他们总是处于欢乐之中”。）翌年，即 1843 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也来了。1846 年夏季，波士顿的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伫立在“拉德纳”号的船舷边，被密苏里河一望无际的褐色河水、险恶的暗礁和流动的沙洲所震惊。后来他把那次旅行精彩地记录在一本名为《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的书中。他在书中写道：“密苏里河水无休止地变换着航道，一忽儿吞噬掉这边的堤坝，一忽儿又在另一边形成一道新的堤坝。它的流向变化无穷。岛屿出现了又被冲刷掉，一边岸上的古老森林被瓦解冲走，稚嫩的枝干又在另一端的新土壤上破土而出。”他又说：

“稠密的似军事鹿砦般的搞死折断的树干坚固地扎根在沙滩上，枝杈指向河面，随时会把涨潮时穿越它们的倒霉汽轮刺穿，这一景致令人不寒而栗。”独立城附近的登陆地点被贴切地描绘成一块“荒漠和险峻的地方”。

也是在1846年夏天，安德森·杜鲁门告别了肯塔基，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是骑马而行的，这是有关安德森·杜鲁门的几桩不同寻常事体的记载之一。也许他买不起船票。

对于这位杜鲁门家第一个赴杰克逊县定居的人可谈及的不多。他的全名是安德森·希普·杜鲁门。他的祖上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据人们记忆所及都是农民。他的父亲威廉·杜鲁门大约于1800年从弗吉尼亚来到肯塔基，而且据说在1812年的战争中服过兵役。安迪（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在杜鲁门农庄长大，杜鲁门农庄坐落在肯塔基州一个不大的名叫克里斯琴伯格的交叉路口村庄附近。他矮小温和，少言寡语，而立之年却尚无所作为的指望。然而小他5岁的玛丽·简·霍姆斯却对他了解甚深，决定违拗母愿执意嫁他。她以探望一位已婚的姐姐为借口，于那年初夏返回肯塔基，一俟到那儿她就公开表白了她的意愿。

她性情厉害的母亲南希·泰勒·霍姆斯大吃一惊，于1846年7月24日从密苏里给玛丽·简写了封信，道及了她的心情——信是由她口述，她另一个女儿执笔的，这说明南希·泰勒·霍姆斯可能一直是文盲。得知这一消息后，南希便寝食不安。“玛丽，难道你是我女儿中第一个不听我劝告的人吗？”安德鲁·杜鲁门为何如此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后来所能找到的一个解释是南希认为玛丽·简是“屈尊出嫁”，因为杜鲁门家不占有奴隶。

婚礼于8月中旬在已婚的那位姐姐家举行，这是幢漂亮的饰面呈白色的红砖房，至今还矗立着。之后，玛丽·简的“杜鲁门先生”（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便骑马奔赴密苏里的“荒凉乡村”，希冀一俟得到他新岳母的祝福就返回故里。

他从密苏里发出的第一封信一个月后到达玛丽·简的手里。

令他惊奇的是，他竟大受欢迎，玛丽的母亲和姐妹们抱他亲他，人人都悲喜交集。他们劝他留下来过边地的生活。他在信中对玛丽说，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他无论在哪儿都幸福，即使在密苏里也一样。“对我来说只要你能来这儿，我就会感到满足……我想只要你乐意，我可以在此生活。”

玛丽乘汽轮来到密苏里，她得到了母亲的祝福和一份婚礼——霍姆斯家一名叫汉纳的女奴和她的孩子，于是这对年轻夫妇从当地一位名流那里租下一个农庄，定居下来。这位名流叫约翰·莱金斯，是个浸礼会传教士（牧师兼医生），他去边地的最初意图是想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但后来转做土地投机生意。他和其他一些人正在密苏里河的大弯曲处，即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的交汇点宵衣旰食地创建一座新城镇，并野心勃勃地打算将其冠以堪萨斯城的大名。在这些人眼里，城镇和贸易就是未来。他们大谈地理位置的优势，这对每一个看地图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这里就是通向下游的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路易斯维尔或匹兹堡的伟大的“自然公路”密苏里河。在上游，越过大弯曲处，则伸展着全部大西北和无穷尽的机遇。

这里还是通往加州圣菲和俄勒冈州的陆路起点，这亦十分重要。杰克逊县是通向整个第二美国的门槛和起跑线，那里的干枯草原一直延伸至落基山脉。杰克逊县的乔赛亚·格雷格于184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草原贸易》的书，它是一部通往圣菲小道的指南。作者把独立城描绘成通向“浩淼草原海洋”的启航港。

实际上，被称做“小道城皇后”的独立城是美国西部的第一座繁华之镇，对于经过长途河上旅途的新来乍到者，这里仿佛是商店、铁匠铺、牛车作坊林立的大都市，街道拥挤，熙攘喧闹。前往俄勒冈州的大车队中传出的牛鞭声像枪声似地响彻云霄。来自圣菲的由牛车和驮骡组成的墨西哥商队络绎不绝，他们将用大把大把的墨西哥金币买走美国人的产品。所罗门·扬一家抵达杰克逊县的那年春天，一支由22辆牛车组成的从圣菲来的商队据说用

金币买走了价值 20 万美元的货物。独立城像海港城镇一样也有一个海关。

弗朗西斯·帕克曼说：“骡马和牛车触目皆是，店铺四周到处站着一群群相貌强悍的汉子，田地里星罗棋布停放着从圣菲来的移民大车……有些牛车上载着一大家的孩子，从遮布底下往外窥视着”。

19 世纪 40 年代，独立城的固定人口大约仅有 700 人，但在春季的任何一天，杰克逊广场里和四周都汇集着二三千人，广场中心矗立着漂亮的红砖砌成的县政府大楼，大门上是一个扇形气窗。广场周围有几座公共建筑物，其中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二层楼的“诺兰屋”，它被誉为美国最西部的旅舍，只要客人不在意两三人共挤一张床，它可以容纳 400 人。附近的牛车作坊是“海洋草原”的“船坞”，据说在那里制作的大车可以经受住穿越大草原的任何严酷磨损。作坊主是一个叫海勒姆·扬的自由黑人，此人充满魄力，同别的从事为移民提供吃穿住行当的人一样收入颇丰。

然而肯塔基人来此地还是为了土地——杰克逊县那绵延起伏一望无垠的高地沃野。这里春天天气晴朗，两条较大的河流从堪萨斯州流淌而来，即小蓝河和蓝河。所有必需的资源就在脚下——石灰石场、美丽的酷似肯塔基州的蓝草牧场以及河流岸边的茂密林木。过去的一份资料记载：“居住在一个长着不熟悉的林木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肯塔基人将无法忍受在远离他们所习惯的森林的地方建立新居。”杰克逊的山核桃、桉树、榆树、梧桐、柳树、杨树、三角叶杨和橡树每种树均有三四个品种。最受喜爱的胡桃树遍地都是，谷仓和房屋都是用这种木材建造的。

这里的土地大幅度起伏，绵亘无际，美不胜收。草原的草“又高又绿”，处处生长着各种各样散发着芬芳的野花和药草，其中有牧地玫瑰、龟头花、蛇根草、西方雪果和银莲花。独立城南 10 英里外依旧是绿色如茵的草原。

用犁翻掘土地需要 6 至 8 对同轭牛，马匹无法胜任。土壤表

层的下面便是黑黝黝的足有 2 至 6 英尺厚的沃土。有些河床下面的沃土可深达 20 英尺。写指南一书的作者乔赛亚·格雷格在看到从密苏里河至格兰德河这一地区后，声称“独立城周围美丽肥沃的高地完全可以被称作美国西部地区的‘花园区’”。

大部分上乘的土地已经被耕作。此外，10 年前这片“花园区”已成为被温和地称之为“摩门问题”的发源地，土地争夺异常激烈。1831 年，即独立城诞生后的若干年，近代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小批先遣教徒来到此地，当地居民最初只把他们看作一群无恶意的狂热者。然而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置地，在蓝河边建起了一个拓居地和一处摆渡口，在独立城开了杂货店并主办了全镇第一家报纸。有些人甚至发表言论反对奴隶制。没过多久人们就感到受到了他们的威胁，诋毁他们是“东部的渣滓”，邪恶和寡廉鲜耻，受的教育比“我们的黑人强不到哪去”。这些教徒把边界那边居住在堪萨斯地界的印第安人称作以色列的同胞部落，这在许多倔强的老拓荒者看来几乎近于发疯。

更可怕的是他们表白了想成为整个地区主人的意图。他们的先知和带头人约瑟夫·史密斯宣布杰克逊县为圣土，指命独立城为他们的天国之城：1833 年夏季，教徒们似乎要控制秋季的选举，因为他们的人数已约占全县人口的 1/3，超过了 1000 人。于是在县政府大楼召开了群众集会。人们发表了愤怒的言论，正式宣布摩门教徒不再受欢迎。

暴力接踵而至。一群乌合之众砸烂了摩门教徒的印刷厂，一个摩门主教浑身被涂上柏油并粘上羽毛。在万圣节之夜，一群人全副武装骑马袭击了蓝河边的摩门教徒拓居地，将妇女和儿童驱逐出家门。他们的举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自认为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庄稼和谷仓被烧毁，男人们被拖到田地里施以鞭挞。杰克逊县处于“可怕的骚动之中”。在另一次冲突中，3 人被杀死。

11 月 12 日夜晩，天空出现了一场密苏里边地从未见过的流星雨奇观，许多人认为这是将摩门教徒彻底驱逐出那片土地的征

兆。1000 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渡过密苏里河，被赶到北边人烟稀少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只是此刻他们开始奋起反抗。密苏里州长利尔伯恩·W·鲍格斯——他是独立城的一位店老板——聚集了民兵，宣布为了公众的利益，所有摩门教徒都必须离开密苏里州，否则将被“剿灭”。一场宗教战争，亦即密苏里州的第一次内战爆发了，直至摩门教徒 1839 年离开那里前往伊利诺伊时方告结束。

所罗门·扬和他的小家庭于 1841 年抵达时，上述事件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就在翌年的 1842 年，一名大概是摩门教徒的杀手孑然一身来到独立城，他爬进窗户，朝利尔伯恩·W·鲍格斯开了一枪，险些要了他的命。虽然蓝河区受尽大自然的厚待，它却绝不是一个和平的王国。

新移民还很快就意识到，密苏里的自然气候并不总是温和宜人。冬天很寒冷，整个地区压抑沉闷，阴暗的天气可长达数周，气温寒峭刺骨。若干年后，一个农民在日记中道出了杰克逊几代人的感受：

冷极了；我今天没干活，太冷了；这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躺在床上也冷；阴云密布北风呼啸；我浑身打战；风又大又冷；今天早上特别冷……冷得干不了活；人人都冻得躲在家里，没人出门，我冷极了……

那里的气候变化无常，甚至在一天中都是如此。几小时之内温度的升降可相差 50 度。夏天要么极干燥，要么极潮湿，但永远是火辣辣的炎热。1844 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龙卷风接踵而至，树木篱笆拔地而起，许多人在灾难中丧生。

然而谁也没指望边地的生活会一帆风顺，这一点农民们更明白。

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先在一座叫帕里什的农庄定居

下来，这个农庄离密苏里河不远，坐落在堪萨斯城轮廓线以内。后来在 1844 年，可能是由于洪水的缘故，他们第一次提出要在远离蓝河的一片高地购买公地的要求。他们购置的地名叫蓝岭，约在独立城以南 16 英里的地方，位于希克曼磨坊拓居地附近。这是一块肥沃不涝的高地，适宜种植玉米和小米，也是放牧的理想场所。地面一马平川，一直可以望到堪萨斯准州，可与县中任何一块高地媲美。

他们按照土地法的最低要求，在蓝岭买了 80 英亩土地，所罗门·扬付的是公地的最低价格，每英亩 1.25 美元。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扬必须在这块土地上住上一段时间，于是他和哈里特·路易莎如何拿着“一杆枪、一把斧头、一条地毯和抱着两个孩子”前往蓝岭定居的故事便一代代相传下来。他们的孙子辈后来听哈里特·路易莎讲述了所罗门骑马去 70 英里外的位于克林顿的土地办公室申请购买土地的经过，以及她如何好几个晚上只与两个孩子守在由栅栏和灌木丛围成的陋室里等待着。那两个孩子叫苏珊·玛丽和威廉姆，当时虽已不再是婴儿，但还很小。

后来家庭添了人口，所罗门的产业也积少成多。他们相继又生了 6 个孩子：萨拉·安、哈里森、伊丽莎白、劳拉·简、马莎·埃伦和艾达。他们同时还购置了更多的土地，造起了房子和谷仓，在蓝岭扎下了根儿。所罗门时常经济拮据，若不是精神乐观怕是早被压垮。然而他在那一带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一流农夫和牧场工，遂于后来发迹。他会鉴赏马匹和骡子，熟稔土壤，一有机会就买下牲畜和土地，再转手卖掉。久而久之，他创立了一家跨草原运输企业并占有了大量土地，按照杰克逊县的标准，他的产业不啻为一座小王国。从各方面讲，所罗门·扬都很出类拔萃，与他和哈里特·路易莎的传说相比，安德森或玛丽·简·杜鲁门简直是默默无闻。

所罗门·扬于 1815 年生在辛普森维尔镇附近的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县，当年正值安德鲁·杰克逊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大获全胜。

所罗门赴密苏里时是26岁。他父亲雅各布·扬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他母亲雷恰尔·古德奈特·扬在他12岁那年作古。他父亲再婚后搬走了，撇下所罗门自谋生路，于是他靠种猪和做牲畜买卖勉强糊口。成年的所罗门又高又壮，自立能力很强，他精力充沛，口才无双，侃大山使所罗门感到乐趣无穷，哈里特·路易莎则是少言寡语。

所罗门同大多数离开肯塔基的人不一样，既不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合血统的后裔，也不是浸礼会基督徒，而是德国人的后裔（在北卡罗来纳扬 Young 这个名字拼作荣格 Jung），并且是个有名无实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对那些大肆渲染宗教的牧师和其他人持怀疑态度，他常说每当他听到有人大声的祈祷，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跑回家把鱼肉熏制屋的门锁上。政治对他毫无吸引力。

所罗门于1838年1月的第2周与哈里特·路易莎·格雷格结婚。哈里特·路易莎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合血统的后裔，她的族人是肯塔基州最早和最大的浸礼会会众的热心成员，他们称作“长远”的浸礼会教堂建在辛普森维尔，那块地方的所有权曾属于亚伯拉罕·林肯的祖父亚伯拉罕·林肯上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839年，第二个孩子生于两年以后，即她和所罗门西行的春季，这说明她在密苏里河的乘船途中正照管着婴儿。哈里特·路易莎拥有一头浓密的红发，她以性格稳健著称，对于当时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她都没有抱怨和失去过信心。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个坚强的女人……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事情吓倒”。她最后一次生产是1856年，但婴儿没能活下来。她当时已近40岁，按照那时的标准早已人过中年，但对于她来说，漫长和经历丰富的人生还未走完一半。

所罗门曾数次指挥大车队西行，留下哈里特·路易莎操持一切家务。但他首次西行的确切时间却无人知晓。人们所知的只是他在内战前曾去过几次，最早的一次约在1846年，那一年发生了墨西哥战争、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向大盐湖城做长途跋涉以及

安德森·杜鲁门抵达独立城，因而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份。远程西行在规模上堪称是壮举。陆路车队通常由 40 至 80 辆大型罩着帆布的运货牛车组成，每一辆都需配备 6 对同轭牛或骡子以及两个赶车人。一辆车的长度为 90 至 100 英尺。当时的做法是车与车之间的间距约为 100 英尺，因而有些车队可在大草原上绵延 3 英里。为了掌握方位，所罗门像位船长似地携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

所载货物价值可观，可相当于 3 万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利润亦相当可观。所罗门似乎干得蛮不错，当时在人口普查时，他已把自己称作运输商。1850 年，他所记录在案的财产是 5000 美元，10 年后，他的财富翻了 10 倍。38 岁时他已够得上一位富翁，土地和财产的价值约达 5 万美元。据说他拥有 5000 英亩土地，马匹都是价格昂贵的纯种马，餐桌上摆着货真价实的银餐具。

走圣菲小道须从独立城出来后先向南行驶，然后再向西越过蓝河，所以它距所罗门的农庄只有几英里。所罗门通常是春天上路。他出发时留着大胡子，戴一顶阔边帽，那人高马大的样子定是威武雄壮。他的家人送他时所留下的记忆便是一个“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男人的形象。一次他赶着 1500 头牛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州。旅途整整用去一年的时间，半途还失去了 500 头牛，然而他历经艰难险阻，横跨半个大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萨克拉门托他用剩下的牛换了一个占地 4 万英亩地的大牧场。但据说为了替一位合伙人还债，他又把牧场卖掉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朋友还债、与朋友休戚与共的人。他举世无双的口才给他的子女留下了许多故事，他的子女们又把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下来。

1860 年，所罗门驾驶着 40 辆大车前往犹他州，车上载着为部队提供的货物和咸猪肉。他到盐湖城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大车一对一对地排在一起（1860 年 8 月 16 日版的《德塞莱特新闻》撰文说），一辆在前，一辆在后，每对都载有约 6000 磅重的货物，由 6 对牛拉着。……扬先生的看法是：将两辆